



春风吹绿小凉山

和松阳

苍莽而神秘的大小凉山是共和国的土地上深度贫困的地区之一，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牵挂的地方。

多年前，我曾因为工作关系，时常奔波在通往大小凉山的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无论风霜雨雪来来回回无数次，艰辛的工作之余，我也被这里美丽的山水、古老的村庄、淳朴的少数民族同胞的情谊感动着。

20年前，当我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这里落后的面貌曾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内心。那时候的大小凉山因为地处偏远，交通封闭落后，高海拔地方气候寒冷，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极其艰苦，很多地方不通路、不通电。这里的老百姓无论怎么辛苦，都改变不了靠天吃饭的原始农耕生活。

种上一山坡、收来一簸箕的养子，砍下一片林、种上一堆堆的土豆，风餐露宿在原始森林间放养的牛羊，这是当地彝族同胞真实的生活写照，老百姓靠这些生产生活的物资勉强维持着清贫的生活，遇到天灾或者年成不好的时候，只好下山去周围的村子里换粮，这样的状况曾经是这里的老百姓面对的常态。

时隔多年，当我们再次踏上小凉山这片土地的时候，感受到的是这里扑面而来的新景象。

“干部作风实了，群众就得实惠。现在的凉山到处都是宝，有苹果、花椒、核桃，还有各种药材。”汽车沿着盘山公路来到山梁上，沐浴着阳光，我们跟随宁蒗彝族自治县纪委书记吴永祥来到了新营盘乡的苹果基地，站在山梁上放眼望去，满目尽是迎着朝阳绽放的苹果花，他指着远处如朝霞笼罩般漫山遍野开满粉花的山岭说：“你看到的对面那几座山全部都种上了‘2700苹果’，这海拔2700多米的小凉山上生长的苹果又红又脆又甜，我们这里施的肥料都是来自原始森林的有机肥，加上日照充足，每个都透着诱人的蜜糖味，个个都是金果子。这几年加上科学种植，每棵树可以结200斤左右，随着畅通的互联网和物流网络，通过电商销售到全国各地供不应求，去年不够卖，今年老百姓把所有坡地都种上了！”

药草坪村是一个典型的彝族村落，地处海拔2700米的山梁子上，长期以来，由于交通条件落后加之高海拔地区农作物单一，全村14个自然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338户1549人，贫困发生率达32.4%。当地干部充分利用现有的耕地19880亩和林地19650亩，组织扶持老百姓种植上了苹果18280亩，花椒3765亩。

“以前这里生活条件落后，缺乏人才，现在政府把公路修到了家门口，村党组织和驻村工作队的同志请来专家手把手为村民培训种植技术，在党员先

进户的引领带动下，家家户户通过发展种植业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现在我们村就有共产党员82个，全部都是彝族同胞，其中大专以上学历就有8个。”大学毕业后在药草坪村里担任书记助理的彝族小伙子杨星掰着指头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普米族汉子胡江海是刚刚当选的新营盘乡党委书记，他高大魁梧的身材，皮肤略黑，说话的时候带着浓浓的少数民族口音：“我们新营盘乡班子成员里有10个是少数民族！”他的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说，“我也是这里的少数民族，是党组织培养了我，我一定会团结班子党员带领乡亲们走上乡村振兴的道路！”

永宁是泸沽湖畔摩梭人的家园，曾经被国内外游客称为“人类最后的母系王国”“神仙居住的地方”，为了守护这美丽的泸沽湖，我们曾经付出艰辛的努力，实施了环境整治“八大工程”，这里的干部群众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如今通过多轮的环境整治和保护开发，永宁已经建设成一个独具规模的旅游小镇，泸沽湖景区正在申报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以泸沽湖景区为依托，小凉山最美彝乡的文化旅游品牌正随着脱贫攻坚的实际成效逐渐被世人关注。

来到宁蒗县城，已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晚饭后，我们沿着步行栈道走过东河公园。东河，这条曾经污水横流，雨季常常引发水灾的肆虐之河，如今已经被治理成为一条美丽的绕城河，宽广的河道两岸是绿树环合的河滨步道，沿着河滨一直走到头就是易地搬迁贫困户居住的幸福家园。为了让一些确实没有办法实现就地扶贫的贫困户能够如期脱贫，宁蒗县投入易地扶贫搬迁资金20.56亿元，选择基础设施完善的300亩建设用地用于易地扶贫群众的房屋建设，全县建成了1个县城安置区和7个集镇安置区，让全县10400户4.2万人搬出大山，住进了美丽的“幸福家园”。

回想在泸沽湖管委会工作期间，我的挂钩户杨打珠一家当年的境况，我禁不住热泪盈眶。那一年冬天，我还在担任木底箐村的扶贫工作队长，当我和同事翻山越岭去木底箐村家访的时候，他们一家5口，家徒四壁，木楞房里只有一个熊熊燃烧的火塘。知道我们要来，主人家早已在火塘上炖上了羊肉。坐在火塘边，我和乡村干部一起商量着村子里如何脱贫的事。老人和孩子赤着脚，用冻裂的双手为我们盛来一碗碗热汤，一顿饭，我吃得心里沉甸甸的。离开的时候，我们悄悄地在锅庄上放上了身上仅有的一点

钱。后来，我和扶贫工作队的同事用单位补助给我们的伙食费给木底箐的所有孩子们一人买了一双靴子、一个书包、一些图书，动员每个家庭让孩子们都有学上。是啊，曾几何时，这里的贫困成为我的内心挥之不去的牵挂和愁绪，这里的人们如此贫困，而我们能做的太少太少，总觉得内心里亏欠太多。后来因为工作关系离开多年，也总难以忘却。如今，当我看到木底箐的所有贫困家庭也享受到了易地扶贫的好政策，一种近乡情怯般的幸福感瞬间涌上了我的心头。

走在小凉山这片土地上，让我感动并难以忘却的人和故事太多太多。他们中有不知疲倦、一心扑在扶贫工作上，去世前一晚还坚守在村委会岗位上的共产党员杨大林；还有为了帮助贫困群众脱贫，顾不上家人孩子，坚持连任驻村扶贫工作，牺牲在扶贫路上的纪检监察干部沙天文；还有为了帮助贫困家庭女孩子安心上学，她不顾一身的疾病爬山涉水，来到小凉山上家访的张桂梅老师；还有1988年以来一批接着一批来到这里支教的10轮286名海安教师；还有每一位义无反顾地为小凉山的脱贫付出艰辛的外地干部和风里来雨里去的本地干部……

“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历史性地得到解决。这是我们人生之大幸。让我们共同努力，一起来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顽强奋斗，脱贫攻坚战一定能够打好打赢。”多么有力的召唤，这是多么光荣而神圣的使命！

和许许多多年轻的朋友一样，我放弃了城里优越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满怀为祖国和人民奉献自己的理想，响应时代的号召，来到小凉山工作。我们以奋斗的青春见证了小凉山的巨变，而小凉山也见证了21世纪的中国对世界性贫困难题打响的漂亮的攻坚战！

离开小凉山多年，当我们重新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这里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感受到了那些曾经为小凉山奉献过泪水和汗水的朋友们内心里的感动，我甚至还感受到了我们曾经的战友、如今已经长眠于此的英灵们内心的慰藉，他们虽然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但是他们的精神将在这片热土上，永远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永远鼓舞着我们铿锵有力前行的脚步。

离开小凉山，我于茫茫群山之巅回望远山的风景，红霞漫天之下，那一片片花海如火如荼竞相开放，小凉山又迎来了新的春天。



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主题征文

云南省作家协会
省文联文艺理论室
云南日报文体科教中心

合办

投稿邮箱: 874730505@qq.com

“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主题征文启事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激发和激励我省广大文艺工作者奋进新征程的热情，云南省作协联合云南日报文体教科中心、云南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共同开展“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主题征文活动，推出一批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讴歌云南的精品力作，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营造良好氛围。具体事宜如下：

一、征文主题

聚焦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全面反映云南这十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民生等所取得的成果以及老百姓的获得感；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的重要讲话精神，倾情展示新时代云南各族人民在各条战线上踔厉奋发的精神风貌；展望未来，为云南奋进新征程凝心聚力，激励全省各族人民为新时代建功立业。

二、征文要求

(一)征文范围

本次征文活动面向全省作家与广大文学爱好者(青少年投稿部分优秀作品在云南文艺网展出)。

(二)作品要求

1. 思想性、文学性、可读性有机统一，大力弘扬时代精神，展现真善美，注重作品可读性、文学表现力，努力做到思想和艺术相得益彰、内容和表达有机统一。

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反映云南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伟大实践和奋斗奋进的精神风貌，各地、各行业日新月异巨大变化为重点。

3. 作品体裁不限，字数以3000字左右为宜，以散文、随笔、诗歌、报告文学、小说为主。散文、随笔、报告文学等涉及历史人物和事件必须实事求是，杜绝虚构。

4. 作品须为署名作者原创，严禁抄袭，文责自负。

5. 作品中不得出现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民族宗教政策的内容及言论。

6. 参加征文活动，视为同意活动主办方对征集作品的发表、展示、出版、网络传播权等。

三、征文时间

即日起—10月30日

四、投稿方式

本次征文只接受电子稿件，文稿以word文档形式发送至投稿邮箱，邮件标题注明“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投稿，并在文末附作者简介、联系电话及地址。

投稿邮箱: 874730505@qq.com

五、评选与奖励

云南省作协与云南日报文体科教中心、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合作共同举办“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征文活动，云南日报“花潮”版、省作协主办刊物《文学界》、省文联主办“云南文艺网”等报刊网络媒体将开设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主题活动征文专栏，登载优秀征文作品。征文活动结束后推选优秀作品若干名，颁发荣誉证书。

云南省作家协会
云南日报社文体教科中心
云南省文联理论研究室

野性怒江

马海

滇西，滇西。念着，盼着，终于借机走近滇西深处的怒江，领略雄山怒水的嗓门和肌体。一日读三江。金沙江的雄浑，澜沧江的清秀，怒江的狂野。三江并流在大地上书写的“川”字，横跨滇西，浩荡之势，摧枯拉朽。第一眼看到怒江，它在硬石绝壁之间的大峡谷埋头狂奔，像一头青色野公牛。

中国最具野性传奇的大江，我一头扎进它日夜不停蹄地狂奔溅起的浪中。我早准备好的心之舟筏，被击得粉碎。我一颗文胆和厚积的墨法，无法泼出怒江阳光下的青铜肌体。一条垂天之翼，狠狠地凌空劈打在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的肩头。一把从喜马拉雅山脉锻打的野性之犁，犁出3000米峡谷深处的洪荒巨流。

我带来三尺微躯和一颗头颅，接受怒江野蛮地洗刷，唤醒一个男人封存已久的野性和豪气。我端着金沙江边的一块石头，来怒江接受荒原与阳光的涤荡。

二

怒江的神，是江水。它在最低处流淌，与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相比，它低到了极致，但从没有人敢于轻视它。伟岸的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的峰尖积雪里早已印上了猎人、探险者的足印，但从未有人在怒江里笑傲、自如趟过。不撞上礁石的怒江平静向南，一旦与石头相撞，必定放出嗓门，虎啸龙吟，如今怒江是中国最后一条野性的江，怒江沿岸居民的极力维护，使怒江保留了它自洪荒时代以来的万年奔涌、原始的苍莽力量，只能在怒江边上静静地可以感受到。

怒江的魂，是大山。怒江东岸是碧罗雪山，西岸是高黎贡山。碧罗雪山是怒江和澜沧江的分水岭，几乎与高黎贡山平行，北接喜马拉雅山，南至保山境内。“高黎贡山”始见于唐代樊绰所著的《蛮书》。高黎贡原意为“高黎家族的山”，南方丝绸之路在高黎贡山内隐现，飘零了几千年的落叶下，苔藓与落叶掩盖了古道昔日的传说。高黎贡山是滇西的第一道屏障，山像一道险峻的巨墙，挡在滇西边上，许多山峰如剑、如刀，仿佛要划破苍天的脸颊。从高黎贡山西去的云彩，就游弋到了缅甸。高黎贡山中段，在一座高耸的山峰顶部，海拔约3360米的地方，形成一个大大岩溶蚀而成的穿洞，洞深约百米，洞口高、宽数十米，人在百里以外眺望山巅峰顶时，会通过石洞看到山那边明亮的一块天空，恰似一轮明月高悬天空，当地人称它为亚哈巴，意思是石月亮。石月亮在我眼里是渺远的，仿佛从洞口看过去的那片天空是天堂，是地球边界，是另一个世界。人一旦走过石月亮洞口，一定会被天边的风捎走，进入一个遥远的国度。

当然，怒江的血脉是人走出的那些路。那些永远走“之”字的路，人兽神鬼共用的路，不知他们最终去向哪儿？怒江上最有名的是溜索。那是过去若干年里怒江土著跨江而行的唯一方式。

三

一个滑轮、一根麻绳，7秒钟飞过近200米的怒江江面。这就是溜索，怒江上的一笔飞白，一首绝句。怒江人在溜索上飞来飞去，时间过去了数百年。一切，始于大江劈流，凿出了深深的峡谷。两岸绝壁，一把鬼斧劈出。鬼见愁，虎跳涧，鹿鼎崖，都在这儿。只有老鹰的翅膀，是胜利者的姿态。持砍刀弩箭的先民迁徙到这里，面对峡江怒吼，生出飞跃的心。据说怒族先民发明和使用溜索，最早是看见蜘蛛在树间织网，来回爬行而受到启示。溜索这种渡河工具，在明代曹学佺撰《蜀中广记》中记载为“度家寻撞之桥”，即指溜索。溜索，最简单而快捷的桥，需要的却是人最大的勇气。据说当年一些知青初到怒江，因不敢用溜索过江，沿江寻找吊桥却耗费了一个月的时间。甚而有的情愿冒着被江水吞没的危险而凫水过江，也不愿乘坐惊心动魄的溜索。溜索，即用两条或一条绳索，分别系于河流两岸的树木或其

他固定物上。一头高，一头低，形成高低倾斜。过去用栗木、篾索系绳子将人拴上即可过江，现在多用滑轮，靠的是重量产生的惯性，几秒钟时间，人已滑向江对岸。除了怒江，在国外秘鲁安第斯山的印第安人也运用溜索作为渡河工具，溜索不仅可以溜渡人，而且还可以溜渡货物、牲畜等。随着社会变迁，如今怒江上已建起了许许多多现代化的桥梁，但溜索这种传统交通工具仍然横亘于怒江之上。

怒江大峡谷两岸的碧罗雪山、高黎贡山层峦叠嶂、危岩耸立、悬崖陡峭，谷中水流湍急、汹涌澎湃。自古以来，溜索的使用是被大自然逼出来的。如今，反成为怒江土著民族的勇气和精神的象征，在怒江，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可以在溜索上神闲气定地飞来飞去。岩羊无路走，猴子也发愁，唯有人如日。千里怒江，只有几处水势稍缓的渡口可以用木船摆渡。古老溜索的飞渡，是怒江千年绝唱。野渡无人舟自横绝不是怒江的扉页。看到作家阿城的小说《溜索》里有一段精彩描写，抄录如下：

领队下马，走到索前，举手敲一敲那索，索一动不动。领队膘一眼汉子们，一个精瘦短小的汉子站起来，走到索前，从索头扯出一个竹子折的角框，只一跃，腿已入套。脚一用力，身离岸，嗖地一下飞过去，却发现他腰上连牵一根绳，一端在索头，另一端如带一缕黑烟，弯弯划过了峡谷。一只老鹰在瘦小汉子身下十余丈处移来移去，翅膀尖上几根羽毛在风中抖。再看得，瘦小汉子已到索子向上弯的地方，悄没声地反着倒手拔索，横在索下的绳也一抖一抖地长出去。我战战兢兢跨上角框，领队吼一声：“往下看不得，命在天上！”猛一送，只觉耳边生风，僵着脖颈盯住天，倒像俯身看海。自觉慢了一下，急忙伸手在索上向身后拔去。这索由十几股竹皮扭绞而成，磨得赛刀。手划出血来，黏黏的反倒抓得紧。手一松开，撕得钻心一疼，不及多想，赶紧倒上去抓住。猛然耳边有人笑：“莫抓住不撒手，看脚底板！”方才觉已已到索头。谨慎地下来，腿子抖得站不住，脚倒像生下来第一遭知道世界上还有土地，亲亲热热踩几下。猛听得空中一声唿哨，尖得直入脑髓。回身却见领队早已飞到索头，抽身跃下，走到汉子们跟前。

阿城是经历过溜索渡江的。我进入怒江峡谷，最大的快乐是圆了一回坐溜索过江的愿。部分有胆量的作家，都在一个当地人的陪伴下，体验了一回溜索过江的刺激。我刚坐上那绳子间的坐垫，整个人悬空时，也有些紧张，觉得人就寄托在一根麻绳之上，多么没有依托。但想到人生的一些境遇何尝不是如此，便在“嗖”的一声中，人滑向了江上空，脚下江流失去了声音，空中的10秒，人自然来不及思考人生。只有风掠过脸颊的感觉，风，真正的怒江的风。从江那边再乘溜索返回时，明白了岸的一点意义。即便怒江上现在已有各种各样的很多桥，但人依然得返回去体验溜索上的惊险。就如富足时下，也要回去寻找消逝的苦难之路。溜索，烟火寒江上的一笔飞白，一句云染一笔的诗。我采你，入我衣襟，怒江的涛声便在我胸上萦绕。

四

无论我在怒江停留多久，我终是过客。我手中的一支笔是苍白的，匆匆的行迹催促我去写下几行猎奇的文字。怒江边一位作家的散文《玉米的味道》，写的是怒江边悬崖上有一块几平米大的包谷地，包谷苗就在悬崖中间接受着一丝阳光，却结出了鸭蛋大的包谷棒。作者始终好奇种包谷的人是怎样到达包谷地的，到了收包谷的时候，才看到了一个汉子从悬崖上坠下一根绳子，汉子溜着绳子下到了包谷地，第一个动作便是扳下一个包谷，狠狠地啃了一口，即便是玉米的味道。冒着生命危险种一小块包谷地，仿佛是怒江的某种象征。

野性的大怒江，但愿再自由地流淌更多年，那些截流、堵坝、戕山、炸岩的人类行为，来得再晚一些，让诗意的大怒江再感动更多的人。

仙湖之水生之所依

——抚仙湖散记

陆永奎

人生过半有余，来不及追忆太多；有一首歌总在心头萦绕：“有人说，高山上的湖水，是躺在地球表面上的一滴眼泪。……我枕畔的眼泪，就是挂在你心间的一面湖水。”旋律令人百听不厌，时常记怀。于是，我便生发出慨叹——何时能看到如此清澈见底的湖水。澄江的湖抚仙湖，便于这样的念想中了却夙愿。

抚仙湖为中国最大的深水型淡水湖泊，珠江源头第一大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国家级湿地公园。抚仙湖波光闪亮，清澈见底。可直饮的水，如诗如画的沙滩、海浪、树木、花草、山石、飞鸟，令人陶醉。到了抚仙湖，抗浪鱼是最诱人的一道美味。甚至有不吃抗浪鱼，不算到抚仙湖的说法。抗浪鱼习惯在深水鱼洞中栖息，体形小而细长，样子如箭，呈银白色，鱼肉细腻，刺软，味美鲜香，含脂量较高，鲜吃或加工晒干都别有风味，经盐水煮过的抗浪鱼，腌在罐中，放置一年半载，仍然鲜美可口，是全省驰名土特产。

那是夜，酒足饭饱之后，我举着一只抗浪鱼走向湖边，想要让它听听这里的风吹浪涌之声，畅想曾经的家园。之前，在我手里的抗浪鱼被冰冻了些时日，早无生命迹象，它被人类带到水边，但已看不到水，更回不到水里。一只鱼最终的命运，只有水知道；人类关于鱼的味蕾也只不过是被水养成。这样说来，我也无从释怀吃鱼是否存在过错，特别对于抚仙湖里仅长存三四寸的抗浪鱼而言。

再次到抚仙湖，时光一晃7年。那是秋末的一个午后，阳光、蓝天、白云，似乎为我们的远道而来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我们从马房村湿地公园进入抚仙湖腹地，看到沿湖搬迁后的村庄旧址，各种植被郁郁葱葱，环境优美，水体经过几次净化后流入抚仙湖。举目时，忽然被一座大石碑挡住了视线，走近一看，才知道这是“抚仙湖训诫石”，上书：

南国明珠，抚仙湖，长超百里的深越五十丈，积淀地精华净水，九州之首，乃仙人所赐。盖盘古以来，育我祖先，养我子嗣，华之各族，其乐融融。仙湖之水，生之所依，根之所源，贵在纯净，保护之章法，乃亘古大计，不可因生活而污水，不可为取利而浊水，水之洁净，湖之生态，乃天下第一责任，任何原由皆不可违。为我族人，人人有责，子孙相传，保万代圣水源。

读罢“训诫”，令我思绪万千。而抚仙湖所特有的湛蓝、深邃、纯净之水，涌入我的眼帘，占据我的身心。湖面一望无际，感觉用什么词来形容都觉得苍白乏味。沿湖树木稀少，一蓬三四层楼高的竹木在风中摇摆身姿；大片白色沙滩和鹅卵石沿湖面向铺开，走在其上，脚底松软却又坚实；湖面时而平静，时而浪涌，并不见浪花掀起；随手把一颗鹅卵石抛向湖面，溅起一条鲜活的波纹，惹得抛掷之人乐此不疲，意犹未尽；以湖面为背景，与波浪相拥，同湖水亲吻，都不失为拍照的首选。

回城的路上，有人说起抚仙湖的夜景很漂亮；在浮想联翩的同时，我思考得最多的，是明日清晨离开时，我只想带走抚仙湖的一包莲子，当我回到几百里外的故乡，将它打开时，一定会呈现出音乐里的《一面湖水》与现世中的清澈见底，三四寸长的抗浪鱼向我游来，湖面上有阳光、蓝天、白云、飞鸟，湖畔有树木、花草、沙滩，和络绎不绝的男女老幼。站在“训诫石”前，诵读碑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铿锵话语终将铭刻心间。

抚仙湖，从传说与被传说中走来，被人们时时处处呵护着。愿所有的遇见与万般不舍；愿这一面湖水，一如既往地清纯动人，与日月同辉。

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主题征文

云南省作家协会
省文联文艺理论室
云南日报文体科教中心

合办

投稿邮箱: 874730505@qq.com